孟子 七

盡心

共七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新安陳氏曰心者神明之舍具衆理心之體也應萬事心之用也大學章句釋明德或問聲敷未足知字此釋心字大槩三處互相發云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去聲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新安陳氏曰心者神明之舍具衆理心之體也應萬事心之用也大學章句釋明德或問釋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大槩三處互相發云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去聲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

其能窮夫音扶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朱子曰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此而一以貫之矣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卻盡个甚惟就知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此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者字不可不仔細看○人之所以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

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知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是箇大底人人便是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問知何是天者理之所出曰天便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外是矣○慶源輔氏曰知性而盡心者譬如家主盡識一家所有之物然後隨取隨有隨用隨足方盡得家主之職知性而知天如家主既識得家中之物則自然知此物是何從而來也○陵陽李氏曰性與心初無間而知與盡則有序性與心無間則知性故能盡心知與盡有序則謂盡之為先而知之為後是失其先後之倫也

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問盡心今既定作知至說則知天一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盡心之前與知性俱為一衮事耶抑繫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又精熟底事耶

朱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裏說○問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謂知事物當然之理知天命謂知事物之所以然便是知天知性之說否曰然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平聲而不舍上聲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朱子曰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存之養之即是事心性即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意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聖人說知必說行○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梏亡之則

非所以事天也夫心具性敬以存之則性得
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
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顔冉所以請事斯
語之意故敬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
道也○問盡心存心盡心莫是極至地位存莫
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
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
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存
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
終只存這裏○慶源輔氏曰心是活物須是
操則存不然便放去矣性是實理須當順之
而不害害謂違悖而戕傷之性本不可以戕
傷言但爲自家違悖了便是戕傷之也奉承
之而不違便只是存心養性事○問盡心知
性存心養性上是知工夫下是行工夫然上
一節知性在先盡心在後下一節存心在先
養性在後何也潛室陳氏曰知性卽窮理格
物之學是工夫最先者盡心卽大學知至境
界存心卽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非
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故養性在存心

下○新安陳氏曰人能存心養性然後能事事合理順事乎天而無愧於天之所以賦予我者此西銘所以曰存心養性爲匪懈又曰存吾順事存心養性即所以順事之本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朱子曰殀壽不貳不以死生爲吾心之欣戚也不貳是不疑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既不以殀壽貳其心又須脩身以俟方始能立命不以殀壽動心一向亂做又不可殀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脩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此與西銘都相貫穿○殀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二其心而惟脩身以俟之

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慶源輔氏曰徇私以賊理縱欲以傷生皆所謂以人爲害之也○新安陳氏曰命之短長此命字以氣言立命此命字兼理與氣言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就人上說四句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由太虛有天之名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之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

性之名有這氣便有這理隨在這裏若無此
氣這理在甚處安頓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
皆是知覺○有是物則有是理與氣故有性
之名若無是物則不見理之所寓由太虛有
天之名只是據理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由
氣之化各有生長消息底道理故有道之名
既已成物則物各有理故曰合虛與氣有性
之名○九峯蔡氏曰橫渠四語只是理氣二
字而細分由太虛有天之名即無極而太極
之謂以理言也由氣化有道之名即一陰一
陽之謂道之謂以氣言也合虛與氣有性之
名即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謂以人物稟受
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即人心道心
之謂以心之體而言也○趙氏曰集註並舉
程張二說正欲學者於三者同處分析得異
處分明於異處體會得同處親切耳○新安
陳氏曰天者理而已惟以理言則幾於泥以
形體謂之天惟以形體言則涉於淺今曰太
虛則虛空之中有太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

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氣之化也化云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所以有道之名也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理寓於氣而具於人此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見氣之靈耳必合性與知覺言之所以有心之名也以此剖析之其庶幾乎

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七到反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慶源輔氏曰不知其理則寔行妄作而已不履其事則必至於妄想空虛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

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朱子曰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歛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為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為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脩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一貫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一章之指略可見矣○節齋蔡氏曰孟子此章與大學中庸相表裏窮其理以知天即中庸所謂智也履其事以事天即中庸所謂仁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死所以立命而不渝即中庸所謂勇也與大學合前晏言矣○雲峯胡氏曰欲造其理者用工全在知

性上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欲履其事者用工全在存心上存心有工夫養性無大工夫存者操之而不舍養不過順之而不害耳集註分理與事言又分智與仁言何也蓋能知其理已自是智然必不以殀壽貳其心方見其為智之盡能踐其事已自是仁然必脩身以俟死方見其為仁之至流蕩不法四字讀者多以為指異端之學言愚見流蕩與存養字相反不法與脩字相反能存養則不至於流蕩矣能脩身則所為無不法者矣流蕩不法則是不能全其天之所與而以人為害之者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此字指正命○朱子曰莫非命也此一句是活絡在這裏看他

如何來然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有正有不正此命字是指氣言若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殀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顔子之天伯牛之疾是也○雲峯胡氏曰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脩身者之所獨○新安陳氏曰此命字氣也順受其正理也立巖墻下非理也盡道而死理也桎梏死非理也君子必以理御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

命謂正命巖墻墻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上聲危地以取覆壓之禍慶源輔氏曰立乎巖墻之下以致覆壓而死則乃是人所自取耳非天為之也蓋巖墻有傾覆之勢自家却去下面立地便是自取其覆壓也是故君子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非禮勿動○雲峯胡氏曰集註於此命字必曰正命者蓋上文有莫非命也一句故死於巖墻之下亦命也但非正命爾惟知正命者則

不立乎巖墻之下○新安陳氏曰巖墻下理不當立立而壓死人所自取非正命也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値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問人或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朱子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斫剉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即上章所謂脩身是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 桎音質足械也梏姑沃反手械也 **言犯**

罪而死新安陳氏曰不盡其道而有罪爲犯罪若在縲絏非其罪者不謂之犯罪與立巖墻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問桎梏死者雖非正命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朱子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正命○新安陳氏曰天之命於人吉凶禍福死生壽夭雖萬變而不齊人之事乎天必盡其道有正無邪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值其吉且福且壽者固正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耳初非有所覬覦於天而爲之也盡道而吉福壽自至焉非天命之正而何苟盡其道不幸而值凶禍天是我於道理本無愧不過自值乎凶禍夭耳非我有以致之而然是亦命之正也必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亡則自有以致之始不得爲正命耳○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潛室陳氏

曰凡死雖均是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為正比干雖殺身正也盜跖雖永年非正也知謂知此道理立謂盡此道理不惑於死生壽夭壹是天理排定是謂知命既知得了不成一向委付於命須是盡了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立命盡此道理了恁時死才無憾是謂正命○雲峯胡氏曰前章末句言立命是全其天之所付而不以人為害之者也此所謂桎梏死及死于巖墻之下是不知正命未免流蕩不法而以人為害之矣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立在知後知在立先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

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命字以氣言○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去聲○朱子曰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南軒張氏曰言求在我者有益於得所以擴天理也言求在外者無益於得所以遏人欲也富貴利達衆人謂已有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義禮智根於性乃所當求富貴利達制於命不可必求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去聲)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去聲)惡臭好(去聲)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上聲)而無不利矣(利順也)其為樂孰大於是

朱子曰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這道理本備於吾身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真箇忠事父真箇孝莫不各盡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盡

則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自然是快活然反之
於身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
如何會樂橫渠謂反身而誠則不慊於心此
說極有理○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
亦不曾虧欠了他底著不反身而誠只是天
下公共之理我無與焉○此乃躬行之至無
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為一時見處發也如
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
於勉強偽為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
地位則推己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下
言強恕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強以
去己私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潛室
陳氏曰反諸身者既是萬理皆實即渾身是
義理流行何處不順裕苟於實理無得即觸
處滯礙無往而非逆境何樂之有○雲峯胡
氏曰此一反字只是自撿點過不是湯武反
之之反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平聲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朱子曰強恕不言忠無忠何以為恕蓋有心為恕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若自己心裏元自不實不盡更將何物推以及人以此見凡說恕字必有忠字在源頭了今人皆不忠之恕惟務苟且於一時不復有已可推亦無復近仁矣○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強○問強恕而行曰此是元不曾恕在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若反而誠則無待於勉強矣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雲峯胡氏曰強恕求仁即誠之之事

◯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

在我而樂音洛有餘聖賢之事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學者之事○朱子曰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且恁地把捉勉強做去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為義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自無欠缺處矣○新安陳氏曰樂莫大焉必以無不慊仰不愧俯不怍形容方見樂之味集註雖不用此語然曰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是以大學誠意章自慊之意言之而此意已在其中矣誠與仁一理耳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未有誠而不仁者也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慶源輔氏曰著則明之而已察則又加精焉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習謂行之積習既久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慶源輔氏曰所當然是就事上說所以然是就理上說凡事皆有所當然必有理之所以然人能於方行之時明其事之所當然既習之後又識其理之所以然則能知夫道矣○勿軒熊氏曰此與上章通言有此三等人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此承上章而言下等人也○新安陳氏曰天下事物有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察所以然之故此為凡人言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於凡人無責也學者則不當然矣孟子斯言其亦閔凡人而不無望於學者與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去聲)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扶又反)有恥辱之累矣(南軒張氏)曰恥者羞惡之心所推也恥吾之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恥吾之未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惟漠然無所恥則為無無所忌憚而已矣故人當以無所恥為恥也○慶源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機也人能以已之無恥為恥則思去其恥而恥可無否則安於其恥而恥終不可免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去聲)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慶源輔氏)

日存之則有所不為故可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為故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凜凜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下戒反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慶源輔氏曰陷溺其心於機械變詐之巧則是無所不為者也故人雖以為深恥而已方自以為得計其愧恥之心雖其固有亦自窒塞而不復發見矣○雲峯胡氏曰為機變之巧此巧字便與恥字相反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為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為雖其本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為之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周夫子拙賦正是深貶此一巧字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新安陳氏曰前說以不恥為無恥不如後說之明順其意蓋曰恥不如人則漸能如人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如人之有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慶源輔氏曰程子是用後說恥不能而為之則終必能是以貴夫恥也恥不能而掩藏之則終不能矣是不能擴充夫恥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

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去聲降也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此勢字不與本文二勢字相關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張子曰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若

貧仰其富貴而欲有所取則不能矣○南軒
張氏曰在上者忘其勢而惟恐不得天下之
善在下者忘人之勢而惟義是從此為俱得
其道使二者一旦而相合則上下交而為泰
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於賢士雖欲數見之
且不得況可得而臣之蓋士非以此自高也
其道固當爾也○慶源輔氏曰君好善則不
知勢之在已士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兩盡
其道則雖若相反而實相成不然君挾其勢
而驕夫士士懾於勢而徇乎君則兩失其道
矣尚何足與有為哉○雲峯胡氏曰使為君
者有以成賢士樂道之志而為士者肯出而

成其君好善之美則上下交而為泰矣此集註所謂相成也○新安陳氏曰致敬內致敬也盡禮外盡禮也○王公必致敬盡禮於賢是能好善而忘勢屈已以下賢也賢士必待君致敬盡禮而後應之是能樂道忘人之勢不枉道而求利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說也（說音稅）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囂五高許驕二反）（慶源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義理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新安陳氏曰自得於已而無所欲於人非內重而外輕者不能也）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慶源輔氏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命之樂○新安陳氏曰能如此則自得無欲之氣象自然著見而不可揜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形甸反於行事之實也新安陳氏曰尊德樂義內存於心無迹可見必窮有定守而不失義所謂貧賤不能移達有實用而不離道所謂富貴不能淫

此乃尊德樂義著見於行事之實迹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不失已如云不失其身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致治去聲而今果如所望也慶源輔氏曰窮不失義則在我者得其所守達不離道則能與道致治以慰斯民平日之所望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新安陳氏曰內盡脩身之實而名自著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以是自見也此又言士得已

民不失望之實新安陳氏曰得志兼善此民不失望之實不得志獨善此士得已之實也○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南軒張氏曰句踐徇名而外求者孟子使求之吾身而已夫士達所不離之道即其窮所不失之義也道言體義言用互相明耳窮不失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得於己一違於義則失己矣達不離道則凡其注措設施無非道之所在故有以副民望也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得行也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惟義之安也其曰得志不得志云者蓋澤加於民雖所性不存焉而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雲峯胡氏曰內重是德義外輕是窮達嚴內外輕重之分者既不失其本性之善故窮亦善達亦善但達則能使民皆歸於善窮則此身自不失其善耳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

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南軒張氏曰興者興起於善道也文王風化之盛者必待風化之盛薰陶漸漬而後興起此衆民耳若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立無待於人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此章勉人使自立耳○慶源輔氏曰文武興則民好善此中人以下之資也蓋無特立之操教之善則為善否則為惡矣唯豪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為善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為也孟子此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耳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欿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

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南軒張氏曰以外物為重輕者不得其欲則不足得則滿矣其滿與不足係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欿然則是不以外物為重輕志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

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上聲)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咈(符勿反)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朱子曰彼有惡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以安衆而厲其餘此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慶源輔氏曰播穀乘屋之類雖不免於勞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故雖勞而不怨除害去惡之類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欲生之而已故雖死而不怨殺者○不得已者事也為其所當為者理也事雖不得已而吾但為其理之所當為故雖勞之殺之可謂拂民之欲矣而民自不怨不然則是私意妄作而已民之怨怒其可得而逃乎君子其亦謹其所謂勞與殺之事哉○新安陳氏曰事雖不得已而理實所當為則雖拂民之私欲而實契民之公心故民雖勞且死而自不怨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皥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皥皥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帝王通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爲之長三四寸形如履臘節僮少以爲戲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擿之中者以爲上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力呈反下同人喜亦不令人怒慶源輔氏曰霸者亟民之從覬

模狭窄時下雖得民之歡娛然豈能久哉事過意息則忘之矣至於王者則如天道之自然當生則生當殺則殺而民自忘其喜怒也○新安陳氏曰二如字似恂恂如跛踏如之如語助辭也霸者之民感上之惠而驩虞如霸功淺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而皥皥如王道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皥皥如也庸功也周禮曰民功曰庸豐氏曰豐氏名稷字相之四明人因民之所惡去聲而去上聲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新安陳氏曰即上章以生道殺民之意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

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慶源輔氏曰因民之性輔其自然使自得夫善如堯所謂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是也惟其如是故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也此即程子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音愈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去聲斯

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此句釋神字是其德業之盛慶源輔氏曰德以其得於己者而言業以其見於事者而言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吉延反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先則反其鏄虛訏反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程子曰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朱子曰經歷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經歷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為及物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其曰在己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名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爾○問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非

大而化之之化日作大化之化有病只是所經歷處纔露著些便化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者○自王者之民皡皡如也而下至此皆說王者功用如此○南軒張氏曰霸者之為利小而近目前之利民驩樂之王者之化遠而大涵養斯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由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新安陳氏曰過化存神所存主者其體也所過者化以其所存者神也若此則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言其配化育之流行也視霸者之區區求以利之者不亦小乎夫以王者功用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神而已而此二者又存神為之主焉○孟子辨王霸屢矣此又言王霸之民其不同如此首以霸與王對說中言王而不及霸末方以小補綴上霸者之事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去聲)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慶源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如邵人聞太王為仁人伯夷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去聲)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慶源輔氏曰善政亦非徒尚夫法度禁令也固亦有德行乎其間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終不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得民之心感而

誠服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南軒張氏曰善政立而後善教可行所謂富而教之者也孟子論得民心必歸之善教者蓋至此而後為得民之至也○慶源輔氏曰百姓足而君無不足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民先自足而君亦無不足也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使民之於君親之如父母愛之如四體尊而敬之則得其財與無不足又有不足道者矣○雲峯胡氏曰孟子之意蓋謂使民畏不如使民愛得民財不如得民心然善政得民財一句集註又恐後世貪君汙吏借此以藉口訓之曰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

不足也意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矣然有善政以得民財孟子猶以為不如善教之得民心況後世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西山真氏曰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學而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

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慶源輔氏曰孩提而下又所以指其良知良能之在人者曉之是豈待學而後能慮而後知哉○新安陳氏曰孩提知愛親敬兄與能愛親敬兄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朱子曰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問仁義不止於孝弟而孟子以為達之天下還是推孝弟之心以友愛天下即是仁義否潛室陳氏曰此章無推此及彼之意所謂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仁義之道無他人心之所同然耳○新安陳氏曰親吾親敬吾長雖一人之私然推而達之天下則人人皆親親敬長無不同者此人心天理之公也人親親

仁之實敬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不過即人之本心可通乎天下之人心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正以愛親敬兄出於良知良能者凡人之性無不同此本然之善故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上聲然之中萬理畢具新安陳氏曰此由其感而應之用而推原其未感未應之體如此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者新安陳氏曰善言善行皆是感觸我者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若決江

河沛然莫禦乃其應之甚速而無不通者矣非孟子造七到反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其未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朱子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不可禦○南軒張氏曰所謂善言善行者豈有外於舜之性哉惟舜之心純乎天理故聞善言見善行不待勉強而自趁沛然若決江河之莫禦也○新安陳氏曰孟子又嘗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與此章實互相發蓋舜之心萬善之感會也聞見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善即勇於從之合而為一人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為大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

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去聲之心者而義不可勝平聲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華陽范氏曰君子所當爲者義也所不可爲者不義也所可欲者善也所不可欲者不善也不爲不義則所爲皆義也不欲不善則所欲皆善君子之道止於如此而已矣○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爲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爲不妨便自冒昧爲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爲不當欲者便要這裏截斷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無爲其所不爲是就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厲行守之於爲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雲峯胡氏曰有所不爲有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爲其

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為是一身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是真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李氏之說上言禮義下獨言義者蓋以義制事則能不為其所不當為以禮制心則能不欲其所不當欲故兼以禮義言之然義者心之制也施之斷制義為尤切斷然不為其所不當為不欲其所不當欲則在充其羞惡之心以達夫義之用而已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疢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慧聰警也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慶源輔氏曰德之慧謂慧德也與昏正相反術之智謂智術也

與愚正相反疢疾則非真是病故曰猶灾患也人惟有灾患竦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能而有夫德慧術智也

獨孤臣孼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獨惟也不連孤字孼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南軒張氏曰人平居無事漠然不省唯疢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處安樂者誦斯言可不思逸豫之溺人而深戒懼乎當憂患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厲乎○新安陳氏曰此章與舜發畎畝章互相發故集註及南軒之說皆引動心忍性以釋此章人若履憂患之境處孤孼之勢當知天以是玉我于成勿

自沮而深自力于以進其德益其術庶幾操心危而卒無危慮患深而卒免患而至於達乎達則德必慧術必知而疢疾不能為吾患矣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慶源輔氏曰阿徇為容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逢迎為悅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慶源輔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為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為意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敷救反）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雲峯胡氏曰伊尹為天民之先覺此則曰有天民者言意不同蓋前所謂天民者皆稟氣於天天均之為天生之民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也○新安陳氏曰伊耕莘呂釣謂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武則沒世不出必矣此提天民主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形甸反龍在田天下文明者龜山楊氏曰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是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慶源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雲峯胡氏曰易乾卦九二九五皆稱大人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五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在上之大人也孟子所言四者雖人品不同然皆在下而為臣者也故以乾九二當之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朱子曰天民專指未

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南軒張氏曰以事是君為容悅者慕爵祿而從君者也以安社稷為悅則志存乎功業者也與為容悅者固有間矣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功業則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則亦所屑為矣古之人惟守其道明義而已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為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苟也天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理者也天之生民也其理無不具而人之虧欠者多矣故程子謂之民為能踐形者也以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民若伊尹之在莘野是也正已而物正之者正已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狹矣至正而天下之感無不通焉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秦漢而下其間號為賢臣者不過極於以安社稷為悅而已語夫天民事業則鮮也○慶源輔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

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意無必也仕止久速無可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新安陳氏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事君爲容悅志於富貴者也安社稷爲悅志於功名者也春秋列國名卿可以當之若天民者則志於道德矣然猶未能純乎道德而無意於功名也至於大人則純乎道德之自然而功名不足以累其心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况其他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已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新安陳氏曰本文無克已之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不愧不怍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人所以俯仰愧怍累於已私耳克去已私則內不愧於心所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心廣體胖之樂不期其然而然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俞芮反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不愧不怍之樂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

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如何哉慶源輔氏曰此樂與朋自遠來之樂同而有大焉○新安陳氏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僅一樂正子亦恐未足以當此韓子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一樂亦終不能得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樂一係於人三樂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南軒張氏曰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怍其本歟蓋不愧不怍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胸中多所愧怍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

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怍者也自不能無愧怍則雖得英才亦何以為教而有此樂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去聲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朱子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

○慶源輔氏曰二者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與天下之辨故所欲未足以為樂至於樂則

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但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初無增損也○雲峯胡氏曰前章君子三樂所樂在所性之中此章君子樂之所性在所樂之分何也曰中天下而立達而在上者之事君子之所性固不以達而在上有所加也故君子雖樂乎此而其所得乎天者不在此也或曰集註前謂斯道傳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此謂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皆曰道曰澤而此則所性不存焉何也曰斯道傳之者衆萬世之澤也其道大行一時之澤也況其道大行必中天下而立者能之是道有待於位而後行不如是則不能行此君子雖樂乎此而所性不存焉若夫不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育之以已之天覺彼之天聖人之心深樂乎此而其樂即在性分之內且孟子於三樂則曰王天下不與存於中天下而立則曰所性不存分而言之固自大有間哉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朱子曰此是說生来承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加添些子若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厭畎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内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内無所加損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

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委粉反又去聲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四德即性之蘊蓄者根本也生發見音現下同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音逸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

新安陳氏曰順謂順其則也當玩味根字生字其根深則其積盛其積盛則其生發自不

可矣

過

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誠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

朱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剗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睟然便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君子氣字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未著土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便只要去其氣稟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四體不言而喻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手容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然重○覺軒蔡氏曰先師云看文字嘗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最切要仁義禮

智根於心根字甚有意蓋根於心者培養得厚盛則發於外者自然睟面盎背到得手足順便不覺其所以然○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新安陳氏曰道之大行如堯舜固所樂也而其於性分亦何加窮居如孔孟亦非所慼也其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所以惟求盡其性分之在內者而無所慕於勢分之在外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形甸反下同前篇新安陳氏曰仁人指伯夷太公前篇以為大老此以為仁人達尊三齒德居其二大老以齒言仁人以德言也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

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許六反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南軒張氏曰以伯夷太公之事觀之則知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必歸之蓋善養則其仁心之所存仁政之所行可知矣仁人見其然是以樂從之○慶源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

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教民務本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華陽范氏曰先王養天下之民非人人衣食之也唯不奪農時則皆得治

其田疇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斂此二者使富足之道也又曰聖人之治天下既庶而後富之既富而後教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謂菽粟如水火則民無有不仁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也○新安陳氏曰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使菽粟如水火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慳吝不仁矣有餘則易公其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烏得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爲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鑿鑿皆實如此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上聲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慶源輔氏曰觀於海則天下之水皆不足以動吾之視遊於聖人之門則天下之言皆不足以動吾之聽亦猶仁則天下之衆皆莫能與之敵故亦曰難爲衆也○潛室陳氏曰仁不可爲衆言仁者難爲衆看有幾多人衆來到仁者面前皆使不得如太山之前難爲山大海之前難爲水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

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乞逆反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新安陳氏曰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比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形甸反也朱子曰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辨子路之勇都是真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了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慶源輔氏曰如自有諸已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

此而通於彼須實體之方知其味非妄想虛
空者所能測識也○新安陳氏曰盈科而後
進已見前篇盈而行者
溢於此而流於彼也
○此章言聖人之道
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朱子
曰此
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
不說破其事如鶴鳴于九皋之類是也此之
觀水有術至容光必照焉似詩之比興則引
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如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之上引毚兔柔木之類是也此之以
登山觀海興起遊聖門難為言以流水不盈
科不行興起為道不成不章不達似詩之興也
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為學須
是務實乃能有進善這裏工夫久了分毫定
是要透過那裏不得○慶源輔氏曰聖道之
大固有其本矣然自學者言之則又豈能一
蹴而遽至哉故又以水必盈科而後行君子
之志於道必成章而後達者曉之以見學者
當務實而有漸不可躐等陵節懸空妄想而

卒歸於無所得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孳與孜同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蹠與跖同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問這箇利非是有心於爲利只是理不明纔差些便入那邊去朱子曰然纔差向利邊去只見

利之為義矣○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

○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

朱子曰程子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為重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也○新安陳氏曰善與利之間察之貴乎精而為善之力守之貴乎一察之精致知之事也守之一力行之事也察之不精則認利為義認人欲為天理者有矣守之不一則今日為善明日怠焉者有矣必精以察乎善利之間而不雜一以守其為善之力而不移則庶乎不流為蹠之歸而人皆可為舜

者將真可以爲舜矣此章亦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教人以靜時工夫也動靜相涵敬義兩立孳孳不已則庶乎可以進於聖人之學矣○新安陳氏曰未接物時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接物時義以方外以達其用此動靜交養內外夾持之功皆所謂爲善也必如是而後爲善之功始密矣不然則未接物時爲無所用其爲善之力乎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爲我之爲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亦去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此失之不及者也○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聽○朱子曰莊子數稱楊子吾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微似義耳然不似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突陀沒反觸也**放至也**此失於太過者也○南軒張氏曰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待洛反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去聲錘直為反下同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無定體惟達權然後能執之○龜山楊氏曰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有本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如字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

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新安陳氏曰不可如子莫之固執耳非謂堯舜湯之執中為不可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直略反則不中矣程子曰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朱子曰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文同而意異蓋精一之餘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其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遊移前却以適其中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者也程子謂

子莫執中比揚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之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執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慶源輔氏曰揚氏資質略偏於剛毅墨氏資質略偏於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而各流於一偏淪胥不已遂至各極其偏一則為我一則兼愛至於子莫又自其末流觀之而知揚墨之皆失中也乃度於兼愛為我之間而執其中其意固善而於道亦近矣然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若但膠於一定之中而執之

不能如稱錘之因物輕重而前却以取平則與二子之執一者亦無異矣若子莫者是要安排箇中來執之也○問書之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之說二者分辨如何潛室陳氏曰允執厥中乃時中之中隨處是道理活法也子莫乃執一以為中死法也霄壤之異○新安陳氏曰安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然也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新安陳氏曰為我者惟知有已不知有人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南軒張氏曰為我兼愛皆道也當為我則為我當兼愛則兼愛是乃道也彼墮於一偏者固賊夫道而於其間

取中者是亦舉其一而廢其百耳○雲峯胡氏曰吾儒亦有所謂中所謂一但吾儒之中也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也一而廢百○新安陳氏曰舉一偏而廢百端百者言其多耳○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問中一名而函二義這箇中要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異與時中之中同曰然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鬭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鬭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

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朱子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我

○孟子曰饑者甘食渇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渇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渇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饑渇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

失其正理朱子曰饑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

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慶源輔氏曰人若能不以貧賤動其心而於富貴辨其所當得而受之其不當得則不受之則過於常人遠矣過人之遠則不憂其不及人矣○新安陳氏曰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正理知之在心如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腹因饑渴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人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知也孟子因舉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夫貧賤不與饑渴期而饑渴必至自非有守之君子必不能忍饑渴遂厭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

心之正理矣是害口腹者饑渴也害心者亦饑渴也饑渴能害口之正味不當以害心之正理此君子所以可饑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為不義也人能不以貧賤動其心不以饑渴之害害其心則必不厭貧賤以脫饑渴必不實受富貴以圖甘肥而不患不及人矣凡此皆孟子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慶源輔氏曰介有分辨意則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新安陳氏曰介有剛介介特廉介之意惟其有分辨所以能如此亦如廉本訓廉隅惟其廉隅分辨所以清廉廉潔也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

流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明邪乃所以為和邪此龜山楊氏日觀惠之和宜若不介故此特言之問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新安陳氏曰不以三公之貴移奪其所守之介之和而不流故也**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齒淺反**幽之意也**

汪氏曰伯夷餓于首陽伊尹祿以天下不顧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惠之和嫌於不介故也○雲峯胡氏曰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微顯是帶過說○新安陳氏曰微顯闡幽四字出杜預春秋傳序本以言孔子作春秋之意於顯明者則微之幽昧者則闡之集註以為孔孟之論夷齊柳下惠亦得此意蓋夷齊之清惠之和此其顯而

易見者夷齊之不念舊惡惠之介此其幽而難見者今則微其顯而闡其幽聖賢之至公至明如此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

八尺曰仞　新安陳氏曰集註於語夫子之墻數仞下云七尺曰仞愚按周書爲山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集註兩存其說幾蔡氏傳從孔說愚證之周禮匠人爲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爲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八尺也度脩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之以仞是澮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爲是鄭說恐非

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

侍講曰名希哲字原明河南人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慶源輔氏曰爲人而未得爲聖人言治而不及於堯舜皆爲未及夫泉也○雲峯胡氏曰當與論語譬如爲山一章通看學問垂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爲戒矣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上聲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程子曰身之是身踐履之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也○張

子曰堯舜固無優劣及至湯武則有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言惟孟子分出遂知堯舜是生知湯武學而能之○龜山楊氏曰堯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非已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昭王南征不反非誅伐之本意假此為說耳○朱子曰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問性善之善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字實性之之性字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失著了反之而后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性是自然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底湯武固皆身之但細觀其書湯身之之功恐更精密湯有慙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新安陳氏曰孟子論堯舜湯武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與此章為二而互相發明反之即復其性也論五霸者不一莫切於假之一辭曰以力假仁者霸與此章為二乃是以一字斷盡五霸心事得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與誅心之法者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
知其非真有慶源輔氏曰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或
曰蓋嘆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趙邠卿註久
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朱子曰惡知二字為五霸設如云五
霸自不知也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
已有也○汪氏曰舊說之意謂若能久假而
不歸則固有者將自得之是為假者謀假者
之初意全非天理而以人欲之私行之合下
已差矣加以久假則私意纏繞以終其身虛
僞益甚膠固莫解其得為真有之乎是皆學
術心術不正不能辨公私理欲之
雜者之論宜朱子明辨其誤也○尹氏曰
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

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問假之之事真所謂幽沈仁義非獨為害當時又且流毒后世朱子曰此孟子所以不道桓文而卑管晏也且如興滅繼絶誅殘禁暴懷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行此邵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雲峯胡氏曰性之者自然而然身之者當然而然假之者似然而實不然自然者所性而有當然者能復其有似然者不自知其非真有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言不欲習見其如此餘見形甸反

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南軒張氏曰伊尹之事志存乎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時太甲在諒陰故徙之而先王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深思焉是伊尹以冢宰攝政而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亳焉其克終雖由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感格之也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簒亂之所為耳後世唯霍光放昌邑王賀而立宣庶幾乎心存宗祀者然始也建立之不審而至誠敦篤又不加焉其於尹之志蓋有愧也是以嚴延年劾之以為擅廢立無人臣禮而識者有取焉霍光且爾況他人本為一臣身利

害計者乎所謂元惡大憝必誅而無赦者也○慶源輔氏曰公天下以為心豈一朝夕勉强所能為哉非道全德備其素行有以信於人至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也○覺軒蔡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姦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見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南軒張氏曰伐檀之

詩非必欲君子稼穡而後食也公孫丑以君子不耕而食為素餐其為詩也亦固矣其弊將至於為許行之徒之論矣故孟子告之以不素餐之大者夫君子之仁義脩乎身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如其未用子弟從之則亦薰陶乎孝弟忠信之習而足以善俗若夫飾小廉而妨大德徇末流而忘正義非君子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君子居人國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用亦有功於人子弟而風俗厚豈為無功而食乎丑之見何陋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音古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朱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存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慶源輔氏曰士雖未得位

以行其道而其志則須高尚方可志於仁義則高尚溺於利欲則卑汙大人謂

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南軒張氏曰殺一無罪而非仁由是而體之則人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取之為非義由是而體之則其義之所以為宜者可得而推矣居仁由義居則不違由則不他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大人之事亦不越此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因王子問士何所事對以士志乎仁義已備大人之事蓋志者事之本未為者也事者志之用有為者也志之所向素高則事之大本已立一旦得大人之位舉而措之耳何必待有事迹可見而後始謂之有所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為亦不屑為且不暇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南軒張氏曰仲子飾小廉而廢大倫其不知義已甚矣○慶源輔氏曰觀前篇所論仲子之事其介然自守如此則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此徇名而強矯者或能之故孟子以為是特舍簞食豆羹之義而已蓋未以為賢也若夫安於人倫使之各盡其道則非盡

性而樂循理者不能故孟子言此以曉齊人使之勿迷於小而必察其大耳○新安陳氏曰孟子於陳仲子其對匡章既深非之此又申言之二章當參看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

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

蹝韻書音所爾反又所蟹反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雲峯胡氏曰皐但知有天子之法天理也君臣人倫之至也舜但知有父天理也父子人倫之至也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上聲之事矣朱子曰某嘗問李先生以此事先生曰蒯聵父子只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

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皐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皐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即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於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執之而已矣非心洞見皐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南軒張氏曰舜之有天下初不以天下與於已循天理之當然而已為瞽瞍殺人而枉其法則失天下之公若致辟於瞽瞍則廢父子之倫是皆雖有天下不可一朝居者也舜寧去天下而存此義耳舜非輕天下也義所當去視天下猶敝蹝也是故在皐陶則使舜得以伸其竊負之義在舜則以此而可以終身夫何求我循天理而已善發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若後世以利害之見

論之則謂天下方戴舜而賴其治舜乃去之得無廢成業而孤衆望乎此不知天命者也聖人所以為治奉天命而已若汨於利害而失天理之所在雖舜亦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為臯既執瞽瞍舜烏得而竊之蓋未之思也臯既執瞽瞍於前而使舜得伸其竊負之義於後是乃天理時中全君臣父子之倫者也微孟子孰能推之○汪氏曰竊負而逃畏天故也訢然之樂樂天故也孟子之對示後世為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人且不可舍況其卑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況其小者乎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上聲下同之位養奉養去聲也言

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張敬夫鄒志完皆云羨延面反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形甸反下同前篇謂仁也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新安陳氏曰居仁宅者之氣象必德潤身而心廣體胖與王子驕貴之氣習又不侔矣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

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問孟子先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言居朱子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南軒張氏曰居天下之廣居宅乎天理者也宅之之久則其氣質變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聖賢相去雖有先後而玩其氣象如出一人者以其所居之同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重在居廣居一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異廣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小雅鹿鳴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形甸反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趙邠卿曰實謂愛敬也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在上者皆不知有恭敬待賢之誠而惟恃其有幣帛之聘在下者惟知有幣帛之可慕而不知察夫上之人所以待之之誠上下之情交騖於利而不知有義理焉故孟子發此論以警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
性也踐如踐言之踐禮記曲禮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蓋衆人
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
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
而無歉苦忝反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
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
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去聲
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
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

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龜山楊氏曰莫非形也自聖人言之目之所視耳之所聽以至口之所言身之所動不待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於聖則未免有所克焉若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故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朱子曰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如一顰一笑皆有至理○形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問形色天性下却云踐形而不言色何也曰有此形便有此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踐猶言踐約之踐言聖人所為便踏著箇形色之性耳性即理之謂伊川說充其形色說得好形是形體色如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天之生人人之得於天其具耳目口鼻者莫不皆有此理耳便必當無有不聰目便必當無有不明口便必能盡別天下之味鼻便必能盡別天下之臭聖人與常人都一般惟衆人有氣禀之雜物欲之累雖同

是耳也而不足於聽同是目也而不足於明同是口也而不足以別味同是鼻也而不足以別臭雖有是形而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則十分聰目則十分明口鼻莫不皆然如此方可以踐此形○潛室陳氏曰聖人盡性地位方償得他本來形色學未至於聖人則於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具此形色不能充踐備足也○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如何曰形色為性是引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為性是遂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新安陳氏曰程子之說蓋自踐字推廣之衆人全不能踐者也賢人雖能踐之而未盡者也聖人則極能踐之而無不盡者也如洪範五事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乂哲謀聖皆踐形之意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新安陳氏曰丑附其說謂三年短而為朞猶勝於止而不為者乎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

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上聲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一甲反)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大功九月小功五月)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亦去聲)其母(所生母)練冠麻衣縓(七絹反赤黃色)緣(俞絹反)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儀禮喪服章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為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庶子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人心天理之真切處則不肖者有以企去智反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慶源輔氏曰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財其次也答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丞職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程子曰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朱子曰時雨化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子以四勿告曾子以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新安陳氏曰惟人力已至而後時雨可化惟顏曾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施使他弟子而遽以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

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朱子曰成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者通達其材材是天資明敏者○雲峯胡氏曰孔門四科顔曾冉閔皆以德行稱孟子五教集註則以夫子之於冉閔為成德而顔曾為時雨化之何也蓋自顔曾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之中而顔曾二子獨得夫子化之之妙也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南軒張氏曰成德達財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為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慶源輔氏曰樊遲之粗鄙萬章之淺率孔孟皆必俟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乂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朱子曰艾芟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艾創艾亦取諸此○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趙氏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

無棄人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貶悲檢反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

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去聲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朱子曰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躍如是道理活潑潑地發出在面前如由中躍出○引而不發又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麽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麽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纔撥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南軒張氏曰聖人之道天下之正理不可過不可

不及也自卑者視之以為甚高而不知其高之為中也自隘者視之以為甚大而不知其大之為常也徇彼而遷就則非所以為道矣能與不能則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天地之情也學者循繩墨彀率而勿舍焉及其久也將自有得不然蘄獲助長為害祇甚矣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汪氏曰君子雖不貶道以徇人亦未嘗離人絕物而使人不可幾及也○雲峯胡氏曰道有定體故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是之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而在乎人之能者從之○新安陳氏曰道有定體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謂繩墨彀率卑者不可抗之使高高者不可貶之使卑申言道有定體也雖語有不能顯者謂引而不發雖默有不能藏者謂躍如也熟玩味之有無窮之妙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記檀弓下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謀將殺人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去聲也趙氏曰道不可離也雖時有治亂已有窮達非道殉身即身殉道以死相從豈可得而離哉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華陽范氏曰君子遭世之治則身顯而道行得

志澤加於民故以道從身遭世之亂則身隱而道不行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故以身從道以道殉乎人者陳代所謂枉尺而直尋也古之聖賢以道殉身伊尹周公是也以身殉道孔子孟子是也君子窮達不離乎道道可以處則處道可以出則出故人君用人不用其身唯用其道以道殉人者雖得之無所用也○南軒張氏曰身與道不可離也以道殉人則是可離矣烏有所謂道哉○新安陳氏曰妾婦以順從為道故亦曰道孟子見有身徒顯而道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故發此論言當隨時之理亂而酌身之進退非道殉身則身殉道身與道不可須臾離也使道不殉身身不殉道即是以道殉乎人矣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去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慶源輔氏曰學者之心須是專一方有受教之地有所挾則二三也○新安陳氏曰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勳勞已嘗有功勞於師師故謂已與師有舊好恃此以求學望師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去聲夫音扶意之不誠者南軒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爲本則能受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故空空之鄙夫聖人必竭兩端之教而滕更挾二故不答也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於

所挾致力以消之是亦誨之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朱子曰厚薄是以家對國言之又曰所厚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之不能已者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去聲衰故退速覺軒蔡氏曰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

○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

卒同歸於廢弛施紙反○慶源輔氏曰不及者之弊則愈見其不及流於欲者之所為也過者之弊則其退也可立而待從於氣者之所為也欲肆則無極氣過則易衰循理而行則有則而可繼也○勿軒熊氏曰前二句則見之處事接物之間後一句則本於立心講學之際○雲峯胡氏曰前二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一者是過用其心之弊不用其心固宜廢弛過用其心者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及故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新安陳氏曰當取則取當用則用但有時有節即愛也若釋氏以不取不用為愛則非矣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

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慶源輔氏曰統而言之則皆自吾一性之仁分而言之則有輕重之序然在學者言之則於此三者之序有由之而不知者有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又有倒行逆施雜亂無次者要當因聖賢之言反求之心涵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已發之後毋惑於異端毋汩於私慾然後是聖學工夫楊氏曰其分去聲下同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楚宜反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問孟子言愛與仁有小大之分潛室陳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一理萬殊稱物平施此仁字是用待禽獸只有愛心不可使失所若夫牛不穿鼻馬不絡首一以人理奉之則親民何別不幾於同人類於牛馬乎仁者人心也有人理存焉施於人者不可施於物乃理一分殊處○新安陳氏曰理一所以為仁分殊所以為仁之義

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慶源

輔氏曰一本故無僞而有等差若無等差是僞而二本也○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朱氏祖義曰不以待人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待親者施之他人以其有親疎之殺也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貴賤親疎之等差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新安陳氏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無次序無等差非仁矣○東陽許氏曰愛之而弗仁之愛惜之義不輕用物不暴殄天物之意仁民之仁乃愛之本義親又重

於仁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去聲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問如舜舉皐陶湯舉伊尹所謂親賢者乃治天下不易之務若當務之急是隨其時勢之不同堯之曆象治水舜之舉相去凶湯之伐夏救民皆所務之急者朱子曰也是如

此雖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條所當爲者皆是也又曰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圃學稼則是不急○新安陳氏曰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實之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吾結反斷乾音干肉不敬

之小者也記曲禮曰毋放飯毋流歠又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濡溼也宜齧斷之乾肉堅宜用手問講求之意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譬特言舍大徇小者為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緦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歠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此所以為道○新安陳氏曰上文言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為務乃智仁之大者此取譬於喪服飲食以譏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為務二務字○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雲峯胡氏曰集註之意以為識智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知識仁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愛然智之用有當務之為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為務故不識其全體者知之不周愛之不廣挾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神弊於無用愛之欲廣而德澤壅於下流泛用

其心也輔氏以為識其全體是言仁知所先後則為智非集註意矣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去聲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新安陳氏曰當務為急與急親賢為務相對以皐謨能哲而惠及樊遲問仁智章之意推之謂智之所當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為務仁之所為即智之所知亦儘可通南軒即此說也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如此蓋知所當務所包甚闊不可竟以親賢當知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為用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三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扶又反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即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雲峯胡氏曰承所厚者薄親親仁民仁者無不愛而言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䟽與䟽同逮親南軒張氏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慶源輔氏曰仁人之恩自內以及外者自本而推之也惟其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不愛而輕重等差蓋不可紊也不仁之禍由䟽逮親者徇欲而從流者也惟其徇欲而從流故橫放逆施莫

之紀極也始也糜爛其民人而殘賊其子弟終不至殺身覆族不已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時戰反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音邵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南軒張氏日春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稟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為不義而已矣○雲峯胡氏日春秋書戰皆以著諸侯無王之罪召陵之師猶知假尊王之義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新安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惟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盡春秋諸侯兵爭之罪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茍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

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張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此教人讀詩法也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與魯同音櫓楯也楯竪尹反兵器所以蔽身者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

孟子之說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上聲不仁之心耳問血流漂杵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荀子以為殺之者皆商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朱子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余隱之云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至哉經訓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為畔經豈不惑之甚耶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陳去聲

制行音杭伍曰陳交兵曰戰以帝王之世律之大罪人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好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形甸反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如字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去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焉於虔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南軒張氏曰戰國之際以功力相勝善為戰者則謂之能臣矣而孟子前以為當服上刑今又以為大罪蓋所謂深救當時之弊使之循其本也循其本有道焉其惟好仁乎好仁則無敵於天下若不志於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為殘民而逆天

也○雲峯胡氏曰觀此復引書而言則可知前章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無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為戰之人○東陽許氏曰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為賢臣而孟子乃以為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饑暖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心必歸於此人既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為敵故引湯武之事以證之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南軒張氏曰聖賢之教人自洒掃應對進退而上皆規矩也行

著習察則存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而固不外乎規矩舍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新安陳氏曰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為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本文如詩六義之比未嘗說破此乃以吾道之教者與學者言之也

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莊子天道篇桓公齊君讀書於堂上輪扁音篇又如字匠氏名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普各反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

輪古之人與音余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裸烏果反

飯食也糗乾音干糒音備也茹亦食也袗畫俗作畫衣也趙氏曰畫黼黻絺繡之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朱子曰趙氏以果為侍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去聲定故也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者蓋所欲不存樂天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一毫

之蔚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慶源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謂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也夫貧富貴賤皆外物之儻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遇而安不以物動已也無預於已不以已隨物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間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去聲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南軒張氏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

人之親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欲寡怨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族是仁術也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新安陳氏曰關有譏有征古者禁異服識異言以譏為主今以征為主而已○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斂力驗反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

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為國後世徇利而已古人創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為民耳以利為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為一己之計矣本原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為關之暴而已哉○慶源輔氏曰關則一而古今所以為關之意則不同譏察非常為義也天理也征稅出入為利也人欲也天下之事莫不然孟子舉關之一事言之范氏推言及賦斂苑囿之事且曰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者尤說得孟子之事實蓋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言之則必行之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去聲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朱子曰身若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無畏憚了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子亦不可使矣○問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否曰然○南軒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亦不能使之必從也前言不身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得而強之然使之以道而身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均於不行而已是行道為本也然在行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慶源輔氏曰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而自以為足而欲以遊於邪世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乎蓄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新安陳氏曰積利厚者豐凶皆給積德厚者理亂皆正孟子不言利而此言之主周于德而言借以為喻而引起耳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

以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朱子曰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邪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謂人能破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不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常把此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為義蓋此段是好名之心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主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義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忽易不虞之地也○慶源輔氏曰矯情者務勉於其大而難久至誠者不忽於其小而有常是以觀人之法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人之誠與偽見矣所安即誠也○新安陳氏曰所安對所勉言勉強者多矯飾

於大而不免發露於小安焉者則貫小大皆出於真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慶源輔氏曰仁者德之首賢則總言其有德耳○新安陳氏曰仁賢分言則仁仁人也賢有德之人也合言則仁德之賢人也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上聲之皆不以其道矣南軒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

揆有所託姦究有所憚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禮義則自身以及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有政事則先後綱目粲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焉此三者為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與禮義興然而後政事脩雖三王之所以治亦不越是矣○新安陳氏曰禮義由賢者出為政在人三者所以以仁賢為本也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不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丑井反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須看盜字鄒氏曰自秦

以来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秦隋五代是也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南軒張氏曰不仁而得國得其土地而已豈得其民心哉然是其終可保乎孟子之言所當深味不可孰辭以害意也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所行亦必庶幾於仁不然雖得土地於一時亂亡亦相躡而至是其得也適以速其滅亡耳○慶源輔氏曰不仁而得天下如曹操司馬氏及五代之君皆是也鄒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者得孟子之旨矣○雲峯胡氏曰騁私智可以盜之於一時非至仁不可得之於悠久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水反又維季反以

祀之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聚土曰封壝謂壇及堳埒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以黃土○周禮圖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壝在四隅如矩曲方○趙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去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啓後世簒奪之端乎朱子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詞之不可借而所以啓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乎○新安陳氏

曰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平聲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

則變置社稷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去聲民禦災
捍音汗患則毀其壇壝而更平聲置之亦年不順
成八蜡助駕反不通之意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
也者索音色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
以報嗇也饗農先農及郵音尤表畷陟劣反郵表畷田官督納農事之所也禽獸仁之至
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迎其神而祭之祭坊與水庸事也坊以止水以其事於我而祭之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
不順成八蜡不通不與諸方相通而祭以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雲峯胡氏曰兩
變置字不同集註釋之亦異變置諸侯者改
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祀神之壇壝

而非改立其神也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已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已者亡驕亢自居民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慶源輔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是君為民而立也世衰道微至戰國時為君者不知其職視民如草芥而不知恤也故孟子發此輕重之論而并及夫社稷焉蓋社稷亦為民立故也於是反覆明辨之其丁寧警切之意可謂仁矣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

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薰炙之也餘見形甸反前篇朱子曰孟子於二子論之詳矣雖以為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日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跡故學之者從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問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服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跡而易見且百世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之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去病之功為

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暑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跡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為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惡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其意殆以此耶○南軒張氏曰夷惠稱聖人以其聖於清聖於和而得名也○潛室陳氏曰伯夷柳下惠皆入聖來故其清為聖人之清和為聖人之和作用處與常人萬萬不侔但比孔子猶為小成之聖耳○汪氏曰聖人達則澤及當時窮則風傳後世於此不及伊尹者夷惠不為政於天下所可言者風而已伊尹異於是故不及之○雲峯胡氏曰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跡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

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朱子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仁是人之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來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人自有生意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已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只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猶言公而以人體之便是仁也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

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尤延之云孟子仁也者人也下高麗本云云此說近是○新安陳氏曰若據此本則是合仁義禮智信而言之皆道也且又見得仁義禮智兼信而言五常之道尤為明備云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平聲出已見萬章下篇○南軒張氏曰當其可即是道當去魯之時則遲遲其行為道當去齊之時則接淅而行為道孟子學孔子去齊也非父母國而有三宿出晝之濡滯何也孟子於宣王蓋有望焉故其去有眷眷不能已者夫其不能以已是固道之所存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

也

君子孔子也戹與戹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慶源輔氏曰陳蔡之戹聖人之極否也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所晏反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音里方言亦訓賴前漢季布贊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晉灼曰揚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氏曰賴也○慶源輔氏曰大不賴於口者言大為衆口所訕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

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新安陳氏曰為士者往往見憎於茲多口如語之屢憎於人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蒲昧反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如見毀於叔孫是也肆發語辭南軒張氏曰肆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

之如見囚於羑里是也○尹氏曰言人顧自處上聲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新安陳氏曰文王孔子二聖人尚不免逢人之慍怒況今能絶衆口之謗訕乎惟在自反而盡其在我者耳○東陽許氏曰此章言文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不免為衆口所謗訕而其所以處之者如此然人雖謗之終不能損其令名孟子意謂稽雖為衆口所訕但當自脩其德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與暗同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慶源輔氏曰以已昭昭使人昭昭者求之已也以已昏昏使人昭昭者求之人

也尹氏引大學之說當矣能明明德則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若不自明其德則如面墻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移雖至近如妻子亦且不順况他人乎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去聲斷徒玩反也趙氏曰高子齊人嘗學於孟子去而學他術○慶源輔氏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善端發處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為氣習所蔽外為物欲所

誘而遂窒之矣○新安陳氏曰學問漸進則理義日開學問纔止則理義日窒氣習物欲皆塞理義之心之茅也學問廢弛譬之茅又生而塞子之心矣高子為人如前篇論小弁後章論禹文王樂其固陋窒塞可見○東陽許氏曰山間之小徑條然有人行而不斷即成大路少頃無人行則茅長而遂塞之學問之道才有間斷私欲便生而塞天理之路矣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女九反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

趙氏曰按周禮考工記鐘縣平聲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蓋縣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於旋之上為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獸名辟邪

皆旋蟲之類也蠡者齧倪結反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
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
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
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塗與途同容九軌
周禮冬官下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凡八尺為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車可
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
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

之力能使之然也借此以為鐘歷年久之譬言禹在文王
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
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
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初賁反較也
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
不可復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
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
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華陽范氏曰孟子在賓師

之位方以仁義說齊王幸而聽其言故發棠邑之粟然而不行王政孟子言終不合及再饑孟子遂不復言度其不可言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去聲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南軒張氏曰世固有勇於為善事者不察

夫義理之當然與否而必爲之蓋亦足以悅於流俗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是皆馮婦之類耳學者其無惑於衆之悅而有動哉審諸己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齊人之所望於孟子者利也而孟子之所以自守者義也夫告君以發粟賑民是亦義事固君子所樂爲者但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義不當復有所言耳君子之所爲與時變化不主故常唯義理如何耳豈徇其常所爲者以取人之屢快哉○新安陳氏曰勸王發倉賑饑仁也知時不可言而不言智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性之所欲且即食色性也之性然有

分(去聲)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願即欲也命則天理之則也不可適越其分限)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朱子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新安陳氏曰此命字合理與氣言貧賤之安於分此以氣言也富貴之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朱子曰橫渠有云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歟此命字恐作兩般看若作所稟之命則是嬰稟得智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則是嬰偶蔽於此遂不知夫子此當作兩般看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

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武粉反一音泯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朱子曰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專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值言之所造之有淺有深所感之有應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或說以五者之命皆為所值之不同如舜之於瞽瞍則仁或不得於父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得於君臣孔子之於陽貨則禮或不得於賓主子貢不能聞一知十則智或不得於賢者孔子不得堯舜之位則聖人或不得於天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其在已者而不歸之命其義亦通○雲峯胡氏曰此命字專指氣而言然氣亦有二清濁美惡氣質

之不齊也高下厚薄脩短氣數之有異也○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扶又反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前重在命後重在性以伸此而抑彼也伸後抑前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朱子曰口之於味五者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已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缺處○口之於味等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

仁之於父子等固是命然亦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等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性須著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等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充廣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此段只要遏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為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以前為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脩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且如嗜芻豢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得且喫藜藿如父子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底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

他得他亦厚如瞽瞍之須舜便能使烝烝又不格姦○問仁義禮智天道此天之所以命於人所謂本然之性者也今日命有厚薄則是本然之性有兩般也若曰伊川以厚薄言人氣質稟受於陰陽五行者如此孟子不應言命若以氣質厚薄言命則是天之降才為有殊矣曰孟子言降才且如此說若命則誠有兩般以稟受有厚薄也又不可謂稟受為非命也大抵天命流行物各有得不謂之命不可也命如人有貧富貴賤豈不是有厚薄知之於賢者則有小大聖人之於天道亦有盡不盡處只如堯舜性之則是盡天道湯武身之則是於天道未能盡也此固是命然不可不求之於性○潛室陳氏曰世人以上五者為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為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於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於常人說性處却以命言則人之於嗜慾雖所同有却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於常人說命處却以性言則人之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齊須是著

力自做工夫不可一毫之失而道心顯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去聲下同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朱子曰可欲是資稟好別人以為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只是渾全一箇好人其為人處

心造事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有可欲之善然後有諸已而充實將去若無可欲者則充實箇甚物譬如先討得真實藥材然後脩製以為圓為散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問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欲他恐與有諸已之謂信不相協蓋有諸已是說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說恐未安曰此便是他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與下句非不相協○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為已之欲如書所謂敬脩其可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别人以為可欲蓋若以為已之欲則說得太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去聲惡臭如好去聲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慶源輔氏曰善固多端故集註言凡所謂善以

該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表裏誠實無一毫勉強假托之意也○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朱子曰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真實有此善於己而無一毫虛偽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

充實之謂美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朱子曰無待於外都是裏面流出來○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也○有諸己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

而無待於外○慶源輔氏曰有諸已則已是
知至意誠之事然又須見於履踐方得故云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其量蓄積成實
然後美在其中而無所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引記樂記云 **美在其中而**
暢於四支發於事業 引易坤卦文言 **則德業至盛而**
不可加矣 朱子曰美能充於內而已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
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
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
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
謂大人者也○慶源輔氏曰大則形見於外
矣故集註以德業
至盛不可加言之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又扶反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七容反容中去聲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程子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至於化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朱子曰大而不化則其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慶源輔氏曰大則猶可以目見而指言至於化則無迹不可以目見不可以言傳無待於思惟無假於勉強從容自然與道為一而非人之智力所能及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朱子曰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非思勉之所及矣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已之謂信真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已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如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顏無伐善無施勞皆是○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南軒張氏曰本領在可

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此而有光輝也化則為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其體亦不外此而已又曰可欲之善聖神之事備焉人生而靜皆具此體至於化而聖然後為全盡純於此者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餔啜從子敖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朱子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慶源輔氏曰意者樂正子雖能明善而亦工夫未到於善未誠使其誠有諸已則於從子敖之事當如惡惡臭而自不嚮邇也

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去聲下同仁矣新安陳氏曰樂正子資質純粹略似顏子故橫渠引此立論樂正子志仁無惡

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慶源輔氏曰張子幷顏子言之見學之不可已如此○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音旬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上聲矣慶源輔氏曰程子又發明學者只要有諸己有諸己則住不得自然趲將去故美且大可以馴致不然徒知其善而若存若亡則為流俗所變而終亦必亡之矣○新安陳氏曰此條重在有諸己之信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

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慶源輔氏曰尹氏上下一理理之說尤得其要惟其不可得而名故謂之神也○雲峯胡氏曰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為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爾○新安陳氏曰自善信至聖神高下固懸絕矣然雖聖神之極致亦不外乎自善信而充之生知安行之聖人固不必由科級而進學知利行以下之希聖未有不由科級而進者可欲之善真能有諸己勉勉循循充而拓之以至於極雖比性之之聖有生熟之不同豈有不能如身之之聖者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

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南軒張氏曰兼愛者棄本而外馳為我者狹隘而私勝墨之比楊猶奢之比儉自為者固非猶愈於兼愛之泛也泛者尤難反耳）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扃縣反）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

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雲峯胡氏曰於異端距之甚嚴者至正不可以容邪義之盡也來歸待之甚恕者至大可以容小仁之至也於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時若并去聲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新安陳氏曰用其二一時併用二端

也用其三一時併取三者也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

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慶源輔氏曰此孟子言之以警夫取民無度者○問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周禮皆取之而孟子言用其一而緩其二朱子乃有夏秋之辨夫夏秋之說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潛室陳氏曰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稅始於德宗楊炎非止布縷粟米之征乃是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併而爲兩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新安

陳氏曰諸侯寶人民而善政事以治之則有人有土而常爲吾寶矣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南軒張氏曰不聞道則爲才所役道者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有所不敢恃矣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爲人害惟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爲病已甚至有取死之道又不若魯鈍無才之愈也小有才

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爲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慶源輔氏曰才出於氣而有限才本自小道原於性而無方道本自大況曰小有才則又才之小者也不顧義理而惟才是逞則行險僥倖無所不至不至於顚覆不已也孟子之言但述其理之當然耳不以是爲奇中也學者不達而以是爲奇則必以料事爲明而駸駸然入於逆詐億不信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

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與廋同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去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慶源輔氏曰先儒多讀夫子作夫音扶子而以為孟子自說朱子獨以為夫子而作問者自悟其失而言

者蓋不獨以殆非也下無日字而知其然若以為孟子之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所以待學者將使學者不自重矣惟以為問者之言則可取愚嘗謂近世好議論者往往以學者之失而議先生長者是其識量又不逮於當時纖穠者矣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者與人為善之公也至於孺悲欲見則辭以疾滕更在門則不見答是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固在其中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

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慶源輔氏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爲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者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能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遂至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爲者或有時而爲爲而性亦從而梏亡之矣今教之以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推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爲仁義者得矣○西山真氏曰有所不忍不爲者此心之正也能即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不忍即仁也雖所爲者亦不爲即義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墻皆爲盜之事也能推

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南軒張氏曰人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為此其秉彝之不可泯滅者也然有所不忍矣而於他則忍之有所不為矣而於他則為之此豈有異心哉為私欲所蔽而生道息故也若以其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豈非仁乎以所不為而達之於其所為豈非義乎自無欲害人之心而充之則其愛無所不被仁有不可勝用矣自無穿踰之心而充之則其宜無所不得義有不可勝用矣蓋其理本具於性貴於充之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即是所不忍無穿踰之心即是所不為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推所不為

以達於其所為然後能充滿其無穿踰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畎澮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惟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之意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問充無受爾汝之實朱子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不仁而不能使不仁者不加乎其身便是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看

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身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新安陳氏曰朱子此條乃用趙註之說與集註不同蓋謂惡爾汝之名是惡人之輕已也反身而去其可輕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人能充滿其無受爾汝之實行則所為無往非義矣意義較明白○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密夫人不受爾汝之稱皆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體察之不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遂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於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為義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餂音忝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平聲佞未可以言而言隱默可以言而不言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去聲故特舉以見形甸反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上聲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朱子曰餂是鈎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強說幾句要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餂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為隱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餂之也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踰之類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問此章先言仁義後專言義何也曰仁只是一路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踰之心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

說入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
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時工夫大段周密
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爲義也使行已有一
毫未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達者推之
也是展開去充者塡滿也須塡塞教滿○南
軒張氏曰以言取之者其猶以諂爲悅者乎
以不言取之者其猶以默爲容者乎以是爲
穿踰之類者以若有取之之心故耳此章始
言仁義而末獨言義何也蓋仁義體用相須
者也人之不仁以非義害之也不爲非義而
後仁可得而存故反復再三推而言之使人
知所用力也○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之微
而理之密又有甚於前者故以士言之夫不
爲穿踰無受爾汝在士則有所不必道然一
語一默之微幾於計較安排而有意探取於
人則是亦穿踰之類故集註亦以爲其事隱
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必推無穿踰之
心而達之於此類至纖至悉處亦不容有不
盡方始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其義亦精矣
○雲峯胡氏曰孟子首篇曰善推其所爲欲

齊王即其不忍之心而推之也末篇曰達曰充欲人皆即其有所不忍不為之心而達之充之也擴此心之用無少壅遏則謂之達備此心之量無少欠缺則謂之充集註論此達與充二字而推之一字凡五及之達者推之始充者推之終也不推不能達不達不能充集註可謂能發孟子終始教人之本旨矣先儒云孟子平生工夫受用處只在善推其所為一句爾非朱子孰能發之哉○新安陳氏曰此章後二節單言義無受爾汝之實正其行也戒以言不言餂之正其言也正其言行以充其羞惡之心乃於稱謂語默日用之常事以求義之精焉語曰色厲內荏其猶穿踰與表記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踈而貌親在小人則穿踰之盜也與皆可以充廣此義所當參玩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記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袷音劫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朱子曰說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許多頭面去又不可不逐頭面理會也○慶源輔氏曰言近而指遠故測之而理益深窮之而愈遠是君子教人之事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南軒張氏曰所謂指遠者固存乎近所謂施博者固存乎約也不下帶而道存言近而指遠也蓋其所言只其身中事在目前者耳而至理初不外是也修身而天下平守約而施博也脩身則本立由是而家齊國治天下

平皆其所推耳○慶源輔氏曰守約施博故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化是君子治天下之事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朱子曰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泛濫而不切矣然欲其約則又陿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南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在已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蓋不知一身為天下之本故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烏故反壞不假脩爲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朱子曰呂氏說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二字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程子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朱子曰湯武反之其反之雖同然細看來武王終是踈略成湯却孜孜向進如其伐桀所以播桀之罪只平說過又放桀之後惟有慙德武王數紂至

於極其過惡於此可見矣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
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
正行也中為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
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
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
性之之德也問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否朱子曰言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
此而正行便是有為而然也○慶源輔氏曰
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強持守之意力懈意
弛則必有所不中者矣又曰三者特舉聖人
之庸行人所易曉者以例其餘聖人之動無

不時也豈有意而為之者哉故集註斷以為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去聲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新安陳氏曰惟聞道故生順死安雖夕死亦可惟行法故禍福能一聽天命其意相類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以法與命移上聖人說聖人

從容中道身即為度法由我立與天為徒命由我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如書云自作元命唐李泌云君相造命是也

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行法以俟命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忠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慶源輔氏曰法者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當然如為君而仁為臣而敬子孝父慈皆是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聽天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俟命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自然已非有為而為之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和靖尹氏曰藐者止是不以其貴勢威嚴為事而冐非謂便視他作無物也○朱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是藐其堂高數仞之類耳這為世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其畏大人之心乃是真能畏大人者○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曰孟子藐大人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故雖不肯枉尺直尋而齊人敬王莫如孟子也特

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而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懾懼而得以盡其所言爾若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於大人而反藐之哉○慶源輔氏曰若不藐視之則是為其巍巍者所動矣志氣一有所懾怯則必不能展盡底蘊剛強者有懷或不敢盡柔弱者則必至於變其所欲言而反徇之矣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榱桷音角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

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巍巍者何足道哉南軒張氏曰藐讀如眇左氏曰以是藐諸孤藐藐小之也小之者小其所挾也視其巍巍然則動於中動於中則慕在彼之勢而屈在我之義矣使在我不知古制之守則爲其巍巍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輕得深則見誘之小故後之爲士者惟不知古制之是守故未得志則有所慕既得志則行其所慕遂欲不已以爲天下害士必寡欲而後能守古制守古制而後知自重知自重而後不爲勢所屈使其身用而道行則生民受其福矣○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慶源輔氏曰孟子有泰山巖巖然之氣象便是指此等處言也若聖人則大而化之

秪然不見其大之迹故不至如此然非聖人覺此而不爲也德盛仁熟大而化之則自然不至有此等氣象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蔡氏曰誠立而實體安固明通而實用流行○程子曰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

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識又不知所以養○朱子曰孟子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
數其為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
其為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少也蓋多字
對寡字說着眼前事事貪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
前底事纔多欲本心便都紛雜了只減少便漸存得此心問周子之言曰語其所至則固
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由其序而不
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周子之說於此為有相幾之功焉○伊川教人直是都不
去他用其心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是反
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只受一犬而反覆切諫
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南軒張氏曰寡欲為養心之要然人固有天資寡

欲者有天資多欲者其為人寡欲則不存者寡多欲則存焉者寡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存者謂其心之不外馳也雖然天資寡欲之人不存固寡然不知存其存則亦莫之能充也若學者以寡欲為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於無欲則其清明高遠者為無窮矣○勉齋黃氏曰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為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為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極其微而言之學者須是於欲有所向處便加克治若待其張王則用力難矣○雲峯胡氏曰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

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汩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聶之涉反詳見論語鄉黨篇膾不厭細章下炙

之夜反炙音隻肉也勿軒熊氏曰須看不忍字重母沒而杯圈不能飲不忍故也○新安陳氏曰不諱姓諱食膾炙諱名諱不食羊棗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慶源輔氏曰志大謂狂略於事謂簡如曾點異乎三子者之撰則志大而略於事可知直欲躐乎聖人之樂處則期望高遠可知終不肯做下學工夫後至於臨人之喪而歌不能改其舊可知狂簡二字又該括得下兩句進取即是志大不忘其初即是略於事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獧音絹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去聲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其次謂狂者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形甸反下同莊子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為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行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於宜反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音為知禮義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門而歌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火交反行去聲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平聲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敷救反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新安陳氏曰志大言大欲慕古狂故也平考其行行不掩言簡故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慶源輔氏曰曾皙之志固不止於如此然其不屑之於事為其直欲徑探乎聖人之樂處則與所謂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之意亦不相遠而其行有不能掩其言者則又自有不可誣也故集註取程子

之說以釋之夫子與之者是與其志大言大也便是堯舜氣象者是亦所謂古之人古之人之類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朱子曰狂者知之過獧者行之過○南軒張氏曰中庸云智者過之其狂者歟賢者過之其獧者歟鄉原即所謂小人之中庸也○慶源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所見者獧者是合下氣質真固便自有所守者狂者則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獧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學者必皆中與和合德

知與行並進然後為貴所謂中道者是也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獧也○新安陳氏曰以不善為不潔而不屑為之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愨克角反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荀子榮辱篇孝悌原愨以敦比其事業○富國篇其臣主百吏汙者皆化而脩悍者先化而原躁者先化而愨是明主之功已○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愨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

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
幸深惡去聲而痛絕之也以上釋孔子語萬章又引孔
子之言而問也慶源輔氏曰先儒皆以原為善不惟無所據又既謂之善人則不應遂以為德之賊故集註引荀子為證以原為愿且曰鄉人無知其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原字固淺狹又鄉人以為愿則亦非真愿者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
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
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

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俗作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以上皆釋鄉原之言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遠廟曰祧祧奄如今之宦者祧他調反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去聲也朱子日鄉原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猶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已所見所得與夫理之是非彼狂者嘐嘐然以古人

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猶者便
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
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自是為
已不為他人鄉原反非笑之鄉原者為他做
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
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慶源輔氏曰閹
然媚於世此是鄉原之隱
情匿志孟子說破其情狀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
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
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
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

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頽（徒回反）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朱子曰狂者所見過於高遠而行不到猶者能力行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於鄉原則孟子敢斷然以為德之賊者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被他自以為是既把來做是了便休是以終身為原人而孟子以為德之賊也○南軒張氏曰此數句極鄉原之情狀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言其善自矯飾流俗能同汙世能合言其無所執守也以忠信廉潔曰似則非真矣衆皆悅之則異乎鄉人之善者好之矣自以為是所以卒為鄉原

而不可反也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鄉原所謂善斯可矣則出於一己之私竊善之似而已異端之於正道如黑與白本不足以賊德惟道之不明世俗之見易以惑溺故以爲德之賊也○慶源輔氏曰鄉原既欲人以爲謹愿故同乎流俗而不敢自異合乎汙世而不能自拔故衆皆悅之自以爲是則又迷而不知反故不可與入堯舜大中至正眞實之道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

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去聲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慶源輔氏曰佞者有口才能辯說故以為才智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為害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實故以為害信鄉原既譏狂者故不狂又譏獧者故不獧衆皆悅之故人皆以為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此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據論語所載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略然其惡似而非之意則一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經只是日用常行道理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新安陳氏曰邪慝不止是鄉原如楊墨皆是以此章言則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平聲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音扶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去聲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去聲其似是

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問反經之說朱子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煞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問經正還只是躬行其不及政事曰這箇不通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就這裏做出那會恁地便了○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以辛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人不之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慶

源輔氏曰集註反經之說實辨異端息邪說之大權也○雲峯胡氏曰此章言經正而下章則以聖人相傳之說繼之不無意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慶源輔氏曰天道固有常矣然亦不能截然整齊須有先後遲速○雲峯胡氏曰語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叙其見聞之真堯言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體也舜自心上發出執中之蘊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此可見堯舜

湯明道處至若見而知之言禹臯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舉禹臯可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臯獨曰謨蓋可見也況洪範九疇禹敘之天叙天秩五典五禮臯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許偉反也為湯左相去聲○雲峯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于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於仲虺誥中矣吾以是知萊朱即仲虺也○論語之未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新安陳氏

曰葉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誥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唱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為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葉朱即仲虺也必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或曰尚父鷹揚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為見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雲峯胡氏曰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孰發之書曰茲迪彝

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扶又反下同有聞而知之者乎

朱子曰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絶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自孔子至今方百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其未遠也孟子鄒人近孔子所居之魯又若此其甚

也若使令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
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禹
皋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
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生知
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其
日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
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
道之傳後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辭害
意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
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
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
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
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
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
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援受於一堂
之上也○雲峯胡氏日論先後則不有見之
者而孰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為先論
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於一時之頃
而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
之遙是則聞而知之者為難也

愚按此言

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音扶下同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新安陳氏曰此申言然而無有乎爾之意孟子隱然謂道統之傳在已但其辭婉其意深非詳玩味之不能見耳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新安陳氏曰申言則亦無有乎爾之意以望後世聖賢之能傳道統者此已為程子接孟子之絕學者張本矣其旨深哉雲峯胡氏曰集註神會心得四字有深意蓋為聞而知之者言也孟子所謂見而知聞而知者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後之間

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異而心之天理相孚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其為神會而心得之者歟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去聲不傳千載音宰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音茂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雲峯胡氏曰論語之末堯而後終之以武王孟子之末終之以孔孟道不行百世無善治武王以後事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孔孟以後事無善治而下又言道之不明其

害有甚於道之不行者也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新安陳氏曰孟子沒至明道生大約年數如此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雲峯胡氏曰朱子贊濂溪先生之言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今言明道而不言濂溪者二程夫子受學於濂溪先生見而知之者也且孟子所述列聖之相傳者非徒為其行道而言實為其聞知見知有以明斯道而言也伊川墓述專言學不傳則道不明之害而又深言夫明道之功正與孟子之意脗合故集註述之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明道二字之稱情也哉稱去聲情實也名稱其實

也○慶源輔氏曰集註係以程子之說者見程子果得其傳於遺經而孟子之說至是而遂驗也○雲峯胡氏曰所向者人道之始事所至者造道之極功學者不知所向則非有志於斯道者不足以知明道不知所至則非深造乎斯道者亦不能真知明道也趍向之正造詣之深庶乎可知明道之所以爲明道矣真知明道則真知堯舜以至於孔孟者矣善乎勉齋黃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而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新安陳氏曰朱子繫以伊川此說者見得孟子之意望百世之下將有神會心得其道者而千四百年後果有如程子者出焉見孟子之言至是而果驗孟子不傳之絕學至是而果有傳也觀韓子所謂堯以是傳之舜至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之言見道統之傳

至孟子而絶察朱子所列明道墓表之意見道統之傳既絶而後續也孟子朱子之意章章明矣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庚辰新刊

内閣藏板

庚辰新刊

内閣藏板